

麻将
与
跳舞

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安忆 著

麻将 与 跳舞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将与跳舞/王安忆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327-7

I. ①麻…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4527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2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页 3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27-7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知识的批评	1
南音谱北调	21
我看 1996—1997 上海作家小说	28
我看 1998—1999 上海作家小说	51
地母的精神	65
自觉与不自觉间	75
纪实与虚构	82
精诚石开	90
复兴时期的爱情	101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112
刻舟求剑人	157
寻找落伍者	164

解密	178
麻将与跳舞	185
归去来	196

知识的批评

——从蒋韵说起

在蒋韵的写作中,我特别注意知识批评的主题。八十年代的末两年,这一主题的写作,日渐完美。发表于一九八八年第第六期《上海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盆地》,使蒋韵走入这一批评的深处,表现了当代知识青年的悲剧面貌。

《盆地》写了一对小工厂里的师徒。师傅是农民出身的工人,一个黑脸、壮实的男人,却极不适宜地带着伤感的情调,崇尚文化和知识。在简单与粗鲁的劳动者中间,他显得相当孤立,却被他的徒弟,一个女中学毕业生吸引。他的女徒弟有着一副知识的面孔:干瘦、孱弱,可是骄傲。她的名字也是知识化的,叫作“菩”。她操着京

腔,说着书面语言,词特别多,思想也特别多,常令她的师傅瞠目结舌。师傅以包办干活的条件,让徒弟教他识谱唱歌,收集成语和形容词。这使他们这对师徒看起来颇不正常,引起闲话。这个小厂很有人情味,工人们彼此间就像亲戚,这就使他们很具排斥性,并且敏感什么是他们的同类,什么则不是。倘若从表面看,那个老袁更具有异己的性质,他长身白面,风度潇洒,精通许多闲情玩意儿。人们也承认,他是个异类,可以做些出格的事。然而事实上,老袁却和人们很亲和,甚至于还有着群众首领的意味。后来,就是这个老袁,将菩拉进大众队伍,留下师傅一个人,特立独行。师傅他,执着,孤独,以至盲目地追求知识化的精神。似乎是,知道自己无望了,就将他乡下的小闺女带出来,逼着她学习古雅的琵琶,力图培养她成为菩那样的女人。此时,菩和老袁则纠缠在厂里一桩桃色事件中,尽管他们以伤感的方式,把彼此的尴尬处境装点得温文尔雅,但内里却依然是庸俗和无聊的事实。拥有知识教养的菩,最终落入了精神的盆地。“盆地”两个字,蒋韵的文末定义这个封闭、落后的内陆城市:“这个城市是盆地。”就这样,菩们的知识显露出苍白、孱弱、虚伪、浅薄的素质,它挡不住俗世的进逼,无力坚守精神的

高洁。倒是师傅,虽然还不知道知识是个什么东西,却从平民粗粝、坚硬、实际的性格中,提升了精神。师傅对菩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你这个人,不能吃苦,却最能受罪。”这可说是一整个师傅的阶层对菩们的批判。吃苦,是指身体上的承受。受罪,却含有精神上的压缩。菩们的小资产阶级式的、不彻底的知识,命运往往如此:向现实妥协,因而屈抑自己的精神。它们其实缺乏信念。这种知识的外部表现总是多幻想,自命不凡,对现实不满,以及多愁善感,它们大多来自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这一时期里青年们的知识精神的主要养料。由于它的虚拟性,便造成这种知识先天的缺陷、空想。《盆地》演绎了菩们的悲剧,而在蒋韵下一部小说《找事儿》里,这种批评,却是以欢乐颂为结局的。

《找事儿》发表在《山西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九期上,写的是“文化革命”的时代,一个中学毕业生琪,为自己谋职业的故事。琪——她也有着菩们那样的名字,乱世中混得的中等教育,感伤主义的青春期幻想,再加一些断章取义的人生哲理,最典型的有如普希金的译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相比较之下,略微实用的是她在学校宣传队里学来的土芭蕾,这是全民推广样板戏的成果,这

成了琪谋职业的一点资本。可是，这点资本也被现实无情地削弱了，那就是琪长得不好看，又因为清高，不屑于也不懂得如何媚人，这就使人们不容易注意到她。她生性敏感，半生不熟的知识又添加给她成见，使她矫情。这样，本来还算正常的压力，在她就格外成了折磨，求职的经过于是充满了屈辱。在考官们敷衍的目光下，跳着那些野路子的舞蹈，她就在心里骂自己“下贱”。好朋友修冬妮为了琪没被录取，自己也放弃机会，她则大闹情绪：“我用不着你来嘲笑我，可怜我！”修冬妮实在的友情在她受伤，而市话剧团那个漂亮男演员轻浮的安慰：“小孩儿，祝你交好运。”却让她大受感动。修冬妮显然要比琪清醒，她一针见血地说：“市话剧团没一个好东西。”她也坚强，要不是她拉着琪，琪早就颓败下来了。在这场求职的战斗中，琪是那么无用。她的性格是无用的，她的知识是无用的，此外，她还有个同样无用的母亲。

琪的母亲是一个没落的人物。她睡的破棕绷床，穿的磨成光板的狐皮大衣，旧的细瓷器皿，补花桌布，以及她的神经质和抑郁性格，表明她很不幸地从较为上流的阶层坠落了下来。原因显然是她的丈夫，琪的父亲，政治上的失足。他使她们一大一小蒙受灾难。在琪求职的过

程中,她们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处境:要职业,还是要亲人?这对脆弱的母女互相促进着,将这处境的矛盾推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母亲如同最后通牒似的问女儿:“我听你的,你要不要我和你爸爸离婚?”将这样重大的难题卸给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要她不仅为自己,还得为大人负责任。琪呢?就有理由将生活的压力,全归罪于母亲。母亲为她求告,拉关系,备宴请客,全成为她不幸的原因。她们还没做什么呢,只是一味地纠缠咎由谁取,把彼此的情绪都糟蹋了。琪的家中,就是这样,充满着知识的痛苦。而家境更为倒霉的修冬妮,并不去追究命运,只是加紧行动,还可以略微顾及一点琪。修冬妮在一切地方,都与琪形成对照。琪的母亲准备的那一餐罐头食品的宴席,可说象征了琪们的知识:隔宿的,冰冷的,生气寥然,千篇一律,败坏着生活的胃口。

当然,知识在某种时候,也给了琪自信。比如,遇到了蓬莱。蓬莱欣赏她,对她说:“小校友,你知道你什么地方打动了我?你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并不难了解。琪和蓬莱有着共同的知识的背景,比如“蓬莱”这来自诗词的名字,比如,她俩都喜爱莱蒙托夫的诗。但是,蓬莱没帮上琪,这一个特定的背景,被更大面积的生活覆盖

了,它起不了作用。蓬莱自己也并不单靠这些,从形象上看,她就要比琪强悍粗犷。

最终,琪顶了别人的名字,在一家窑厂做了合同工,她从此被叫作了“王玉仙”。这是个村俗的名字,它带领琪走进了村俗的世界,事情就在这里得到了转变。这是琪的新世界:粗鲁,但是健康;简单,但是明朗。这里的姑娘,都有着“男人般强壮的腰板及结实肥硕的屁股”,他们从劳动中汲取生活的快乐。看上去似乎是避世的,其实却是压在社会最底层,因此,与政治、文化、权力,都没了关系。这初级但是平衡协调的人性,对于琪的残缺的知识,起了教育的作用。它将琪带出了那段阴郁的日子,走入光明。人们亲昵地称她“仙仙”,这一笔实在太好。“仙仙”是从“王玉仙”这村俗的姓名里脱颖而出,带着一股质朴、豁朗的娇憨,虽然与干巴巴的“琪”很不相符,可“琪”不是正在接近它吗?她丰满了,粗壮了,屁股大了,说一口本地话,学会了劳动和休息。而那个被她刻在无数砖坯上的旧名字“琪”,散落在了各处。这带着土崩瓦解的意思,可又带了物质不灭的意思。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看待,知识的琪对世俗生活的屈服,这里潜伏着一些嬗变的信息。

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上海文学》上蒋韵的《冥灯》中，质朴的生活继续给予知识青年们教育。这里，知识女性范西林的形象比较抽象，她是以参加某个隆重会议而被确定社会阶层所属。后来，那个监法场的老某说：“搞艺术的嘛，啥都该体验体验嘛。”也略进一步说明了身份。而她的沉思默想，真正证明了她知识性质的内心。在此，蒋韵笔下的知识青年，走出了生存以及精神归宿上的困境，他们放下了个人自身的情结，进入了略为抽象、宏观，也更具有知识的标志性的玄思：生与死。这是从天地自然的茫然开始的。黄河的苍茫景色唤起范西林积存于心的关于永恒的疑惑。然后，死亡的问题来临了，是由一个传说中的十八岁乡里女子提到范西林面前的。这个女子，因通奸谋杀亲夫，判处死刑。行刑前，女子哭了一夜，哭到早晨，不哭了，梳洗整齐上了刑场。她说：“我想通了。”范西林就想，女子究竟想通了什么？接下来，范西林又目睹了一场行刑。面对着恐怖、惨烈的死亡场面，范西林再次想起那坦然接受死亡的十八岁女子，“她想通了什么？”最后，范西林在一出二人转的旧戏《捏软糕》里约略领悟了，她想通的是什么。戏中一男一女唱着：“二妹妹你把那，你把那米来淘呀，三哥哥我给你，捏呀么捏

软糕呀!”文中写道:“非常的小康,叫人觉得,活着是那样单纯,那样有滋有味,那样地久天长。但是那曲调,却是高亢,悲壮,悲凉到无可奈何的地步……”于是,我们这才会注意到,前边,当范西林看到黄河的苍然时,还看见了另一些生活的情景:河对岸洗衣的女孩,茅屋门上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店里的油炸臭豆腐,流行歌手迟志强的歌,甚至,狭巷里的柴米人家,正在打一口棺材——死亡,变得如此家常。最后,范西林观看了当地的古俗,鬼节放河灯,“人们吵吵嚷嚷,红红火火,却又极庄重地做着这桩事情”。生死两界,终在俗世生活中和谐为了一体。苍茫的永恒,化为具体琐碎的日复一日。

这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因它要负责解决形而上的难题,又过于迫切,便不得不放弃使用象形的材料:故事,情节,人物,来布置全局。而是以同样形而上的方式,攫出象形性的细节,处理为象征的元素。但由于始终没有中断玄思的过程,坚持逻辑推理,最后得到思想的果实,所以它依然保持了叙事的性质,不失为一篇较好的小说。

到此,蒋韵对知识的批评都是以教育的方式进行,教育者均来自世俗的社会。《盆地》里,是师傅,一个平民

精英；《找事儿》，是一群快乐的初民；《冥灯》呢，则是民间的日常生活。他们帮助“菩”“琪”“范西林”们去除知识的文饰，了解生活和人生的质朴面貌。就这样，到了九十年代。

大约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教育者隐退了，蒋韵的小知识分子，终局几乎统是被放弃拯救。一九九〇年，《上海文学》第十一期上，蒋韵发表了《落日情节》。郗童没有遵守母亲的嘱咐，将哥哥放出去参加红卫兵械斗，结果哥哥在械斗中死了，从此，郗童就背上了赎罪的十字架。郗童的母亲和琪的母亲很像，一样的偏执，抱住失去的东西不放，不愿看见转机。对女儿也一样的苛刻，要她承担命运的全部责任。郗童呢，就像琪的姐妹，过度夸张母亲的压迫和自责，她的知识情调又很适用于赎罪的概念，于是，便将自己逼上了绝路，而她却不像琪能够接受帮助，最后走入光明。她比琪固执得多，有几次救赎的机会，都被她拒绝了。第一次是和高中同学江培文的朦胧初恋，夭折在母亲的冷眼中。第二次，看到了曙光，又泯灭了。她和同厂的知识青年老乔，共同考上了大学，眼看就要走出这个不堪面对的城市，母亲又病了，郗童很自觉地离开老乔，留在母亲身边，继续赎罪。第三次，已是带有苟且

的意思了。她经人介绍,与老秦结婚,母亲的病再次将她拉出婚姻生活。

没有教育者出现。老乔在做拯救她的工作,他爱和赏识她,也了解她,仅此而已,没有被赋予批判的内容,结果是不成功。还有一个是作为郗童的对照出现,因为蒋韵专为她辟出一条叙述的路线,所以我们有理由重视她的到场。桑林,她似乎只是以她的幸运来对照郗童的不幸:没有历史的阴影,被家人宠爱,心想事成,快乐单纯,也不够格担任郗童的教育。这里没有一个,像《盆地》里的师傅那样,能够批判菩们,所以,菩们还有希望,而郗童,没有出路。然而,其实呢,事情有没有这样严重?纵观所有的情节,似乎并不具有特别强大的理由,要把郗童限制在不得救赎的囹圄之中,事情更像是一种自虐。于是,我们只能承认有一个莫大的命运的深渊,它大到吞没了所有的可能性。似乎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首第一句:“许多年以后,奥雷连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着行刑队时,准会记起他爹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多年前的下午。”从此,命运的因素就进入我们的小说。而我们又往往忽略命运构成所需要的种种条件,仅只攫取了它的既定的性质,使它成为一个最高理由,它覆盖了其他所有的

解释。在这一个强大的理由之下,任何抵抗似乎都妥协了,人物直落终局。于是,不再需要去缜密地组织发展的环节,也不需要制定发展的更高度,一切都被那个神秘的霸权规定好了。多少的,我们的思想和想象力在此掩护下渐渐软弱了下来。

再来看蒋韵发表于一九九一年第六期《当代》上的小说《裸燕麦》。这一部小说的发展环节比《落日情节》要丰富和紧密,人物和情节就略为复杂,叙述又更使它复杂化了。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林琦的女知识青年,也是经过那种不完全知识的教化,将莜麦俄国文学化地称作“燕麦”。在插队落户的时期里,结交了名叫彭高的男友。彭高也是那类知识化青年,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当作座右铭,但在他浪漫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现实的心,他与林琦的母亲初次见面,就是通知她“大楼卖美加净牙膏”,所以,也就很容易解释他到北京就学后另有新欢。林琦的浪漫情怀受此打击之后,并没有泯灭,但很快就又遭到一次打击,在一个巴洛克文学研讨会上,她邂逅了陈通。她寄希望这是一次柏拉图式的感情,或者是走过足够的精神历程,再进入实质性阶段。可事与愿违,陈通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快速切入性的主题,一

且得不到响应立即撒手而去。屡遭失败的林琦后来和比她年长许多的外国人科尔结了婚,这就像是一个赌气,她母亲送李白诗《渡荆门送别》给新人,林琦讥诮了母亲一番。可这婚姻也有一点安慰的性质,科尔家在浪漫主义发源地,欧洲,莱茵河边的杜伊斯堡,一条旧街上,一座红砖和粗毛石砌成的建筑。然而,在这个经典浪漫剧的舞台上,现实又一次教训了林琦。她按中国偏方,为科尔泡制的一瓶壮阳酒,作为谋杀丈夫的嫌疑受到控告。其实这是相当滑稽的一幕,倘若林琦有些幽默感,就可看作诙谐剧,那就依然不离浪漫剧的大题。可是感伤主义的林琦却极其严肃地看待这一幕,于是,事情就惨了。她悲戚地来到莱茵河边的酒吧,遇到一伙中国学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应大家邀请,唱了首当年插队地方的民谣。这支质朴风趣的民谣在此情此景中,变成了理想诗篇。不料,一个德国人却搅乱了他们的欢宴,指出这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应该回自己家去唱歌。于是,幻觉又一次被现实击碎。

林琦的故事是由林琦的妹妹来叙述的,叙述者在一个有着哥特式建筑的校园里执教,“哥特式”是她用以命名所有西洋式建筑的名词。她还写小说,她说明她所以